

張戎誣胡宗南為中共暗諜說

● 徐枕

張戎來台我曾贈書

一九九三年二月，大陸留英華僑

張戎來台，推銷她的著作《鴻》一書，並稱此行兼蒐集資料，籌劃撰寫毛澤東傳記。由於她在台北獲得拙作「胡宗南先生與國民革命」一文，認為非常有價值，來電話和我相談約十分鐘，電話中她聲稱沒有去過延安，亦未曾見過毛澤東，渴望能有我寫的另本書「阿毛從軍記」，俾供知道那時延安的情況，還互留訊址盼常有聯絡。翌日我即以限時郵件，寄贈「阿毛從軍記」一冊。二月二十一日，我

收到張戎寄贈親筆簽名之《鴻》一冊，並告知《阿毛從軍記》已收到了，明日將返回倫敦，今後希常聯絡。

《鴻》是敘述她與母親、祖母三個女人在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悲慘境況，她自己自四川大學畢業後，留學英國約克大學，獲得博士學位後，與英國人 Halliday 結婚入了英籍。《鴻》用各國文字向全世界發行，各國媒體以其親歷劫難，認該書是為共產黨對人民殘酷統治的確證，尊他為國際級作者。其實對大陸文革的慘狀，自始至終，台灣早已有詳實報導，可惜未獲各國媒體重視而已。

黃埔時期已有謠傳

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六日台北聯合報刊載，張戎另一著作《毛澤東傳》一書英、日文版，業已發行問世，而中文本在未定稿中。書中竟指胡宗南為聽命中共行事之共產黨地下人員，大謬特謬。

她所撰毛傳談延安戰役，不僅引據中共資料，而訪問的俄、日兩國人士，皆為共產黨人，全是負面資料之引證，對台灣正面資料，棄置不用，僅引用《阿毛從軍記》中所述盤龍戰役經過，寫的祇是「徐枕說」，既非

原文而又添醬加醋，徐枕與張戎從未面晤，何來「徐枕說」之說，所謂國際級作者，為文果豈能如此輕率乎？

不錯，共產黨中央確曾研究過，企圖使胡宗南成為張治中第二。但那是在黃埔軍校時期，經檢驗胡宗南無法成為張治中，遂告放棄。至於留在大陸之前國軍將領，胡攀亂誣，由於他們在中共嚴密控制之下，為了保命能暢敘實情嗎？前國軍將領沈策來台，舊屬餐敘，談到大陸境況，淚濕衣襟。而今中共把留在大陸前國民黨軍政人員憶述，列入史料，其中多無確證，真偽及可信度堪疑。所謂謊言說過千遍即成真理。中共說過許多次民主自由及多黨政治，但掌政後曾否實施？後之學者寫書為千秋大業，下筆允宜深思。讀張著毛傳，隱喻張治中可為共黨服務，胡宗南當然亦可，又說胡宗南之友胡公冕為中共地下黨員，兩胡有私誼私交，胡宗南難免為中共利用，此純為臆測之詞，不足為憑。

未來胡宗南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，正當國民黨容共時代，部分共產黨員滲入黃埔，組織了青年軍人聯合會，爭取同學入黨，散佈謠言、挑撥離間，作有組織之活動，傳播胡宗南已加入共產黨的謠言。革命軍第二次東征後，胡宗南已升營長，駐防汕頭梅縣，賀衷寒前來告知校內共黨活動情形並既謠傳胡已加入共產黨，胡聞後十分憤怒，認為是對他革命軍人的人格侮辱，立即宣布在梅縣成立孫文主義學會，與青年軍人聯合會對抗，主張禁止跨黨分子，國民黨同志與共產黨員劃清界線。共產黨員李之龍申請參加孫文主義學會被拒，乃大發厥辭，搗毀會場，發生暴力衝突，當時東征指揮部政治部主任周恩來，見事態嚴重，即將李之龍調職海軍，任代局長兼中山艦艦長，孫文主義學會，遂成為國民黨忠貞同志的核心。這個劃清界線之主張，實為後來中山艦李之龍事件及一九二七年清黨事件的先導星火

，也是共產黨爭取胡宗南陰謀未能得逞之鐵證。胡宗南與張戎從未面晤，中共部分黨員認為只要能與之接觸，使其感染共黨理論，就有機會爭取到他，例如張學良、張治中、楊虎城等人，甚至美國人史迪威、馬歇爾等，都可被其玩弄於股掌上，獨對胡宗南一籌莫展。八年來抗戰時期，共軍可往來於晉、魯、蘇、皖等地，獨不能南下西安，用盡心機在重慶散布不利的種種謠傳，中央亦不為所動。

曾擊斃紅四軍軍長

胡宗南在西安創設中央軍校第七分校，教導學生的哲學是「生於理智，長於戰鬥，成於堅苦，終於道義」，擇善固執，貫徹始終理智也；克復困難，戰勝環境戰鬥也；屢敗屢勝，百戰不撓艱苦也；篤信死守，不計成敗利鈍道義也，由真切之理智而歸於雄偉之道義，此戰士之所以為聖賢、為英雄為，為時代光輝，為民眾表率也

。他生活儉約，言教身教熔於一爐，有絕對服從領袖的天性，亦具有絕對反共之決心。他作戰勇猛，一九三五年追擊共軍徐向前部，自皖、鄂、豫至秦蜀，途中曾擊斃紅四軍軍長蔡昇熙。一九三七年淞滬戰役，羅店一役，發起全軍衝鋒肉搏，直入日寇陣壘，斃敵二千餘眾，使日軍侵華以來首遭挫折，日史喻之為血肉磨坊。一九四五年春，西峽口之役，擊潰日軍一一〇師團，促使日軍第十二軍團長內山英太郎被撤職，改由鷹森孝繼任。

他的人格高潔，清廉自持，為中外人士所共識。臨終之時，兩袖清風，居無片瓦，銀行無存款帳戶，後人言清朝三百年來清廉之官以彭玉麟為最，民國五十年來以胡宗南為最，信不我欺。

陝北之戰身列前鋒

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，我任整一師整一旅尖兵連長，攻陝北延水南北兩岸炮戰激烈，於硝煙漫天之中

，我率部上刺刀涉延水，衝入延安，挺進谷口村（現改稱棗園），搜索毛澤東所住的七個窯洞，桌上煙灰缸中留有煙蒂，茶水尚溫，因天色入暮，奉令尖兵連改為前哨。當時進攻延安為整一、整二十九兩個軍，兵力約八萬四千餘人，而張戎書中強調二十五萬人，此一數字，可能係指分駐於豫、晉、陝、甘、新各省總人數之誤。

攻克延安後的安塞、瓦窯堡、綏德、米脂、鎮川堡、無定河流域及保安地區的戰鬥，我均親歷其境，尤以保安之戰最為激烈，共軍死傷千餘人。保安係中共在陝北的最後基地，是役我軍擄獲山砲九門，各種彈藥四百餘箱，修械所全部機械，棉花四十餘大捆，那些棉花用民間牛車運回延安，隨軍行動，成為累贅。張著指凡被國軍攻克之城鎮，均為空城，與事實上有出入。陝北之戰，我與整七十八旅尖兵連長宋忠裕，經常在第一線相晤，宋來台後，任職屏東縣政府，退休後

仍為額外單位所聘任，今已八十五歲，每日上下班仍騎一小時單車往返，陝北戰況宋可作證，非我一人杜撰也。

胡公冕不是胡宗南

張戎全家人為忠實的共產黨員，竟未能於文革浩劫中免禍，她出生也晚，並未經歷抗日與國共之戰，自幼受共黨教育，思想留有餘毒，僅以其蒐集之資料，隱喻胡宗南於陝北之戰，聽命於共軍指揮而認其為地下黨員，更不宜因其友胡公冕為正式共產黨員，而將胡宗南亦列入共產黨員。張戎提到監察院曾對胡提出彈劾案，但未說明胡的答辯書及軍法審判無罪結果，說是胡案因蔣介石庇護而不了了之。其實，監察院獨力行使職權，蔣無權干涉，張戎此言，顯示她不了解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精義也！張著毛傳引用資料甚豐，可惜多以負面心態析論，而無有力佐證，差之毫厘失之千里，實為著書立說之大忌也。